

《官运》《局长红人》作者最新作品

肖仁福

的

小说将当下机关生活

原汁

原味地搬了过来，真实得有点
严酷。

脸

色

肖仁福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脸 色

肖仁福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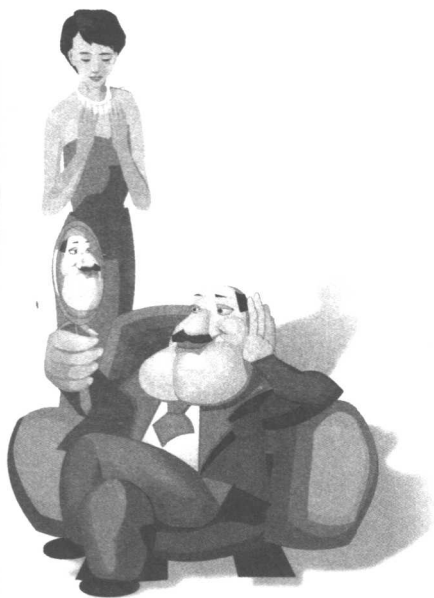
肖仁福的
小说将当下机关生活原汁
原味地搬了过来，真实得有点
严酷。

脸

色

肖仁福 ◎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脸色/肖仁福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2. 6

ISBN 7-106-01918-6

I. 脸... II. 肖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3355 号

责任编辑:李春妹 徐劲

封面设计: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

版式设计:李敏

责任校对:张权

脸色

肖仁福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农大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1 字数/234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1918-6/I·0372

定 价 20.00 元

内容提要

伍老头发现那几个副局长里面，脸色最难看的要数孙副局长了。按照陆科长的说法，孙局长一定是位权重，要不然他不会那么整天都板着脸，一副谁也不愿理睬的熊样。

陆科长说：“你知道孙副局长脸色为什么难看吗？”

伍老头说：“你不是说有本事有能力的人脸色便难看吗？”

陆科长说：“一般情况下是这样，可孙副局长脸色难看却另有原因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.....

本书是著名写实作家肖仁福继《官运》、《局长红人》之后的又一倾力力作。

责任编辑：李春妹 徐 劲

作者简介

肖仁福，1960年出生于湖南城步县，大学毕业，在党政机关工作15年，现为邵阳市文联副主席。其小说以反映机关生活著称，作品获过国家级文学大奖，多次被转载，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官运》、小说集《局长红人》、《箫声曼》等。



策 划： 肖 卫

设计制作：  北京汇源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010-64211658 64210708 64215659

真实、好看、幽默的机关生活小说

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直接描写了官员本身的政事人情。肖仁福写的是作为个体的官员，如何充当社会的角色，完成社会给他的使命，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情感遭遇和人生命运，很正面地真正写官员的所作所为、所思所想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李师东

这本书展现了作者多方面的才能：那表现小人物悲欢离合时的同情和悲悯；那揭露腐败现象时的幽默和荒诞；那讲述情事时的徘徊和缠绵……平和、质朴又有盎然的诗意，一种幽美、缱绻之情油然而生……

——编辑手记

目 录

- 一、背景 /3
- 二、通道 /53
- 三、脸色 /67
- 四、县长的胃病 /83
- 五、离任之前 /97
- 六、反串 /119
- 七、机关闲妇 /137
- 八、政工科长 /161
- 九、诸葛门 /177
- 十、机会 /189
- 十一、抚摸 /205
- 十二、情事 /221
- 十三、职位风波 /267
- 十四、夕阳西下 /337

背 景

秦时月莫名地又想起那篇关于胡长清的文章，心里暗想，东方白怎么不送幅别的什么字，偏偏送这一幅呢？秦时月脑壳里甚至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，胡长清是不是就因为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了这么一幅字，才走了麦城？

.....

秦时月就在心里一次又一次设想，如果当初他制止住吴万里，不让他接受东方白那幅字，事情会不会这样糟呢？

秦时月在学生徐宁宁家做完家教，来到街上，天上正下着细毛雨，城市上空那五颜六色的灯光因而显得有些虚幻。秦时月把风衣领口裹紧了，又拉过领后的帽子罩住脑壳，毫不犹豫朝前走去。这个地段离他家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，他不想坐车，准备就这么走着回去。这一半是因为他实在舍不得那一元钱的车费，一半也是想顺便活动活动身子。秦时月常跟人说，田径包括走路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初形式。

秦时月是儒林中学一名普普通通的语文老师。老师虽然清贫，但如今政府优先保证教师工资的拨付，老婆曾桂花又是造纸厂的工人，小日子还过得下去。谁知造纸厂去年开始减员，有办法跟厂领导搭上界或上面有人打招呼的摆脱了被减的命运，曾桂花靠秦时月穷教书的靠不上，又没有别的门路，第一批就被减了下去。家里的日子因而一下子紧巴起来，秦时月只好学其他老师的样，选了四位学生，每个星期抽四到五个晚上，分头到这些学生家里去做家教。一个学生家里每月给他一百到两百不等的家教费，一个月的进项加起来就有六七百，算来把老婆上班的工资给赚了回来。

正在秦时月这么边走边想着心事的时候，一部的士停到了他的前面。秦时月不去理会的士，继续朝前走自己的路。他知道如今的士多，客人少，的士司机见谁都想拉。不料车上却伸出一个脑袋，对着他大喊道：“秦老师上车吧，送你回去。”

秦时月抬起头来，竟是自己学校的副校长东方白。

东方白到儒林中学来之前是一中的团委书记，因为教育局局长是他的姑父，局里早就把他内定为一中的副校长人选。不想后来情况发生变化，等到一中换班子时，东方白的姑父已提前退位，官话说叫离岗休息，好给年轻人腾出位置。于是一中的副校长竟让教导主任替了上去，却把东方白给刷了下来。不过教育局还是看在东方白姑父的面子上，把他派到儒林中学来做了副校长，并许了愿，等老校长一退，他就接班。因为有这样的背景，东方白到儒林中学后就有些人模人样，不太跟秦时月这样的普通教师接近，平时秦时月他们有事向他请示汇报，他也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

可近段时间，这个东方白突然对秦时月亲热起来了，有事没事就爱跟他套套近乎。有时秦时月从操场边走过，东方白也会喊住他，走过去和他说几句闲话。或者秦时月正在办公室批阅学生作文，东方白猛不丁走进来，逮住他一聊就是半个小时。想不到今晚都快十点了，东方白又突然在他身后冒了出来，那样子真有点克格勃的味道。

就在秦时月忸怩着要不要上东方白的的士时，东方白已从车上走下来，将他拉到车门边，像塞麻袋一样把他塞了进去。

刚一坐稳，的士就启动了。东方白侧过头说：“秦老师架子真不小，请你坐个车也这么难请。”秦时月的目光越过东方白的肩膀，望望窗外晃动的高楼，说：“我走路走惯了，坐这样的小车头晕。”东方白笑道：“这是普通的士，有什么可晕的？我跟你说吧，我这个人什么大车小车飞机轮船都不晕，就晕自行车。”说得前面的的士司机都笑了。

秦时月没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，但坐了人家的车，不笑

不礼貌，便故意笑笑，有话没话道：“校长到哪里办事？”东方白说：“特意来接你的呀。”秦时月说：“校长别哄我了，我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你以为那么好哄？”东方白说：“跟你开句玩笑，我到宾馆里看个朋友回来，刚好瞧见路边一个人有点像你，就让师傅把车速放慢了，细瞧还真是你。”

回到家里，老婆曾桂花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。电视右上角的时间刚好到了二十二点，曾桂花就问他：“平时你最早也要十点过二十才进屋，今天怎么提前了？”秦时月轻轻推开左边的房门，望望正在做作业的儿子，复又关上门，说：“看来我要时来运转了。”然后将搭东方白便车的事说了。

曾桂花望望秦时月，说：“还有这样的好事？”秦时月说：“你以为我在编故事？我能编故事就不当教书匠，而写小说赚稿费去了。”曾桂花不太相信这是事实，摇了摇头道：“东方白肯定有什么意图吧，不然他犯得着对你这么客气吗？”秦时月在客厅中间来回走了几步，说：“我也这么寻思来着，古人早就把问题看透了，说‘人世难逢开口笑，疆场彼此弯弓月’，人家突然对你张开笑口，心里确实有几分不踏实。”

也许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吧，过去两夫妻在一起说个什么，没几回说得到一处的，今天晚上在对待东方白这件事上，不知怎么的态度竟然这么一致，秦时月的话一停顿，曾桂花就附和道：“是呀，东方白突然对你好起来，后面肯定有什么原因。”

这么你一句我一句琢磨了好一阵，也没琢磨出一个稍微说得过去的理由。秦时月便觉得有些乏味了，打起哈欠来，

说：“我先睡了，明天上午有课。”曾桂花却没法放下刚才的话题，启发秦时月道：“你想想，老校长就要退了，原来教育局是定了让东方白接班的，最近听说薛征西在教育局活动得很厉害，东方白是不是想争取你的支持？”

薛征西也是儒林中学的副校长，而且在东方白到儒林中学来之前就做了三年的副校长了。秦时月知道，中国人向来就有先到为王的传统，让后到的东方白做校长，明摆着薛征西是不会服气的，他去上面活动活动也属人之常情。

秦时月便说：“这事在儒林中学已是公开的秘密了，只是东方白想最后做校长，他完全可以像薛征西一样到上面去活动，有必要讨好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么？”曾桂花说：“这你就缺少政治头脑了，现在提拔干部都要考察考察，搞些民意测验，我们厂里提一个科长什么的都要来这一套，你们要提校长，上面肯定会派人到学校里来弄点情况。”秦时月说：“这都是走过场，做戏给老百姓看的，谁会当真？”曾桂花说：“该走的过场也得走呀，东方白如果多争取几个你这样的老师，让你们都不说薛征西的好话，只说他的好话，上面确定校长人选时就会有所考虑了。”

秦时月把曾桂花的话仔细想了想，觉得还多少有些道理，就望着曾桂花，说：“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”曾桂花说：“这几天学校里不都在说谁当校长这事吗？薛征西和东方白的一言一行都在学校老师的视线里。”秦时月开玩笑道：“你真是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，你是几时变得这么世事洞明的？你们厂里的领导真没眼光，竟然让你下了岗，不给你个政工科长什么的当当。”

曾桂花斜秦时月一眼，骂道：“我不是在为你瞎操心

吗？你倒好，好心当作驴肝肺，挖苦起我来了。”

2

第二天上午，秦时月上完课回到办公室，打开教案本备了两堂课，正准备回家，传达室送来了当天的报纸。秦时月心想，中饭有曾桂花负责，现在就回去也没什么紧要事做，不如翻一阵报纸，说不定能看到两件感兴趣的新闻。

果然刚翻开第一版，秦时月眼睛就睁大了。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：吴万里。

吴万里是秦时月读师专时一个班上的同学，俩人关系一直不错。毕业后秦时月当了老师，吴万里做了报社记者，两人偶尔还见见面什么的，可后来吴万里进了市委机关，天天忙着为领导服务，彼此交道就渐渐少了。特别是四年前吴万里到下面做了县委书记，也许是人在官场，身不由己，难得有自己的时间，基本上就没跟秦时月往来了。

不过究竟是昔日的同学，秦时月对吴万里还是很关注的，就将吴万里的那条消息认真看了一遍。原来这是一则公告，是市人大常委会发布的，说吴万里已被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市政府副市长，不日即将赴任。

这小子还真有一手！秦时月无声地自语了一句，又将这条消息看了两遍。

原来这个副市长的人选未确定之前，市政府就传出不少小道消息，说是市里班子多年没有变动了，突然空出一个副市长的位置，把那些有可能进步而一直没有机会进步的要员的胃口都吊了起来。其中有十三人，包括市政府龚秘书长，

五个县委书记，七个要害部门的一把手最有实力，他们纷纷出动，跑市委常委，跑省里主要领导，甚至上北京活动，要把这个副市长的位置挪到自己屁股下面。几经角逐，最后龚秘书长和吴万里被定为考察对象。本来龚秘书长就是上一任市委常委领导内定的副市长人选，胜算较大，不想吴万里利用龚秘书长与一位主要常委的矛盾，钻了个小空子，抢占先机，变劣势为优势，变优势为胜势，最后又将胜势变成胜局，人主市府。

秦时月难免生出一番感慨来，心里说，如果像自己一样一直做着教书匠，吴万里大概也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级教师吧，人哪，都是命运主宰着，是做官的命就做官，是教书的命就教书，没得说的。

就在秦时月正感叹着的时候，东方白走了进来。

秦时月就抬了头，跟东方白打招呼。说了几句闲话，东方白说：“你不是要报高级吗？教育局只给我校两个指标，现在有资格申报高级的老师就有八九个，僧多粥少，你恐怕得有点超前意识。”秦时月说：“评不评得上，一是看你们领导，二是看市职改办，我有没有超前意识恐怕关系不大吧？”东方白笑道：“那不见得。”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份表格，交到秦时月手上。

秦时月一瞧，是一份科研成果奖励推荐表，制表部门是市人事局。秦时月便说：“我又没什么科研成果，拿着这张表，不是秃子头上放把梳，有什么用场？”东方白说：“前不久你不是在《语文教研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？你把这篇论文的情况填上，弄个奖回来，对你晋升高级有好处。”

秦时月就动了心，说：“我那篇文章又没什么分量，只

不过举了几个教学方面的例子，怎么好意思出手？”东方白说：“你别谦虚了，照我说的去做吧，下午我来拿表。”

秦时月望着东方白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又将手上的表格瞄了瞄，然后按照表格要求，把论文标题、发表刊物、日期以及内容简介都填了上去。一边心里想，不就一张表格吗，倒要看他东方白会弄出什么花样来。

东方白没有食言，下午三点多就进了秦时月的办公室。秦时月把表递给他，说：“填是填了一下，不知要不要得。”东方白在表上瞧一眼，说：“你文章都写出来了，填的表还有不要得的理？”说着小心把表格收进包里，往门口走去。

可要出门的时候，东方白又把头掉转过来，说：“你跟我一起到人事局去吧。”秦时月说：“我还要备课呢？”东方白说：“课你晚上再备吧，我也是为你着想，跟人事局的领导见见面，对评奖只有好处没坏处。”

经过校办时，东方白进去让办公室主任给表格盖了章，这才和秦时月一前一后出了校门。跑到人事局，秦时月发现这个东方白跟这里的局长们科长们都熟，碰上一只痰盂都要点个头，打声招呼。秦时月却没一个认得的，只得缩在东方白后面，一边看他施展外交才能，一边心中暗想，怪不得大家都想谋个官做做，学校的副校长虽然算不上什么官，但大小是个头目，跟外界有些交往，认识的人多，不像自己一个教死书的，一年到头，天天跟教案打交道，竟至于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，而当今世界，不认识两个人，你是寸步难行啊。

秦时月这么想着的时候，两人已经来到楼道西头的奖惩